

青藤書屋文集

五



青藤書屋文集

(五)

徐渭著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青藤書屋文集

五冊

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

徐渭著作
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

青藤書屋文集卷二十四

記

蜀漢關侯祠記

馬水口爲備胡要地。舊以其任付守備。比始用廷議。設參將一。領卒三千人以鎮之。謂遼東李君某爲今寧遠伯冢嗣。世稱名將家子。往鎮莫宜。詔曰。有君至。則一省關權令貨趨集。便卒需。卒死無以葬。則出已餼爲死者棺殮飯祝。異時卒馬死。主將得自補馬。操其贏值。公悉不然。勞逸苦甘與卒共有。旣又節縮已奉度。可構塗。乃顧視北門。從萬山中得靈秀所。作廈一區。爲殿者二。爲門者一。竝足三楹。兩廡翼之。整蓋材工。靡不緻好。獨卜時日。奉蜀漢前將軍關侯象以居之。歲時伏臘。刲羊豕。吹簫歌樂。用以侑神。已乃促騎抵燕。迓予以來。而以記屬。予過君請曰。何居。君曰。某不敏。生而慕忠孝節義人。而蜀侯爲最著。歿而爲神。又惟侯爲最靈。曩在遼。從大人逐胡。夢寐見之。若有所感。今茲門以北數程。胡落也。予家世受國恩。爲國備亭障。正如孝子之奉慈親。卽有痾癢。宜無所不至。豈憑恃劑療。遂廢禱于神祇。予應之曰。邛都在漢。匈奴憚之。迨其歿也。爲偶以射。竟莫能中。侯勇義朗映華夷。所嚴非邛都比。矧生者有公輩在。胡如有知。寧敢望馬水發一矢耶。至於史所稱侯愛惜士卒。獨侮嫚士大夫。愚以爲卽使有之。特加於請昏之狡。吳芳與士仁等之攜貳。而不知彼三人者皆漢賊。非可與語於士大夫。君旣惜士卒。至賓客賢豪。靡不倒屣。

虛左。是真善學侯者。君之祠侯。宜莫宜於此矣。某謹爲書曰。祠始於某年月日。越若干日而成。費金若干。董役者爲某官某。

坐臥房記

凡人居一室之中。晝則坐。夜則臥。坐則箕焉弓焉。臥則蛇焉龍焉。此夢覺之常耳。人孰不然。而青野子願作室而房之。而名之。而使予記之。何居。莊周有言。夔憐虵。虵憐蛇。蛇憐風。風憐目。目憐心。謂行者不如無行者之妙也。行者動以形也。無行者動以神也。無形之動。是之謂至動。然則不必不行也。不必行也。而一室之中。可以照天下。觀萬有。通晝夜。一夢覺。而無不知。不然其坐也。箕焉弓焉而已矣。其臥也。蛇焉龍焉而已矣。人皆能之。而青野子何以之。而名房哉。

西施山書舍記

西施山去縣東可五里。越絕若吳越春秋。竝稱土城。後人始易以今名。然亦曰土城山。蓋句踐作宮其間。以教西施。鄭旦。而用以獻吳。又曰。恐女樸鄙。故令近大道。則當爲時。此地固鉅麗要津耶。更數千年。主者不可問矣。商伯子用值若干。而有之。山高不過數仞。而叢灌疎篁。亦鮮澄可悅。上有臺。臺東有亭。西有書舍數礎。舍後有池。以荷。東外折斷水以菱。而亭之前。則仍其舊。曰脂粉塘。無所改。出東南西而山者。聳秀不可悉。悉名山也。遶其舍而畝者。水者。不可以目盡。以田。以漁。以桑者。盡畝與水無不然。余少時。蓋觴於此而樂之。茲伯子使余記。余雖以病阻其觴。然尙能憶之也。率如此。嗟夫。土城一山耳。始以粉黛歌舞之。

宮當鉅麗傾都之孔道。而今變而遷之。一旦寥寥然爲墟落。田夫野老。耕釣徘徊於其間。或拾其墮斂於鋤掘。迨於陰晦。又往往詫野火轉燐於夜歸牧唱之兒童。宜無不感而噓。資野人之聚而談者矣。至其易治以樸。易優伎以農桑。本業專而謠俗厚。則有識者又未嘗不忘其悲而爲之一笑也。伯子聰敏擅文譽。達事變。試從讀書暇。一登茲山而望之。或觸於景而有如吾前所言者。姑取而咀之。儻亦一解頤耶。伯子名濬。字景哲。

函三館記

吾儒曰三才。老曰三生萬物。而冠之曰一生三。乃釋也。則不立言矣。卽一字且掃抹之矣。而況於三乎。乃其舉世界之中之外之諸有。至於竭恆沙之數而不可殫。卽隸首復興。弧矢勾股操其法。日百億聚其徒。用其百億徒之指。以礫碌奇偶而乘除之。亦日且不給矣。又何貴於萬。與生萬者之三。與生三者之一哉。然則爲儒者將何居。曰一。非自能一也。從無而有一也。三。非自能三也。從無而有三也。萬。非自能萬也。從無而有萬也。辟之生人然。一者。始生祖也。三者。父也。萬者。子與孫也。孫孫子子相爲無窮也。則上古未生人之前。祖從何而生哉。知此。則爲儒者知所以居矣。陳子起侯名汝元。別號太一。以小戴禮舉明經。今爲文學於郡者。抱美質。外醇而中茂。志淵以勤。意不欲沾沾稅駕於小儒。乃作館藏書。動以博文。靜以觀妙。晝夜孜孜。若有端倪。命館曰函三。記則屬余。余憶函三之說。雖出於小戴。註家乃昉於弄九公之皇極經世。而弄九公之於此也。余莫得而闢其門。又頗憶河南青田及考亭五先生闢其門矣。至其自檢。亦各謂

未得入其奧。然而後之秉道權者。往往以孔門正派印五先生也。而以數爲支流也。則似稍稍微詆弄九公也。則數之與道。果孰爲左而孰爲右。非闢其門而未得若區區者所可幾也。乃文學則必籌之熟矣。抑余右所云無也者。祖者。非敢以虛無之無溷文學。乃謂萬有本於無。欲文學謹未發之中之謂也。夫儒參三才者也。一中立而天地位。萬物育。故子雲以爲非此則止於伎。雖然。寧有通天通地矣。顧不能通人耶。子雲亦謬儒矣。周王季三氏大君子無所同也。用所不同也。將各各普於世者同也。而一爲經一爲出者不同也。

游五泄記

萬歷二年十一月廿有二日。偕王圖、吳系、馬策、往五泄。初宿謝家橋。明日雨。山行驢不可負。莫至楓橋。略君意舍止焉。明日其兄懷遠公驗來。又明日飲懷遠。罷入化城寺。又明日陳君心學來。又明日飲於陳君止焉。又明日午始霽。遂行。兩宿而至五泄寺。是爲至日。遂登已而大霧。窮宇內不見寸形。渾若未闢。忽復霽。遂窮五泄下。題名鑄寺之石鼓。是夕雪。明日午復霽。往觀七十二峯。攀捫裸厲。陟自西潭。以漲甚返。又明日陟四泄之對岫。觀四泄下。飯於寺。遂裝以歸。踰響鑊。紫閭。長青。三嶺。日仄至洞巖寺。飯罷已燈。僧祖福縛炬請觀洞巖。入至第三洞之鰲口。洞故有外屏。近爲占洞者所壞。泥入壑。鰲口返。又明日黎飯復行。入湖船。一夕而至金家嶼。甫明踰兩小嶺。午泛離渚。日仄抵家。是觀也。洞巖奇於陰。五泄奇於陽。而七十二峯兩壁夾一壑。時明時幽。時曠時逼。奇於陰陽之間。以余評之。殆莫勝於五泄。借物以形容之。終不足。

蘇長公游白水佛跡山云。山上瀑布三十仞。雷輓電散。未易名狀。大略似項羽破章邯時。庶幾近之矣。是行也。去來凡十有三日。陸行三百里。水行百三十里。宿於駱四夕。於途如之。於陳一夕。於寺再倍於陳。余墮驢者二。越溪而溺者一。濡者四五。驢蹶於嶺者三。諸子淖而跌者弗論也。得詩二十首。每作諸子必和之。

聞記代

前知府富順湯公紹恩之聞三江也。事具陶莊敏記中。至於今五十年。無以潦告者。膠石以灰硃。久而剝。石因之亦少泐。水日夜走罅中。顧有以旱告者矣。萬歷癸未。宣城蕭君某。以戶部郎中來知紹。問俗所苦。知而往視之。得所以白其事於省。諸大吏許之。協其議於僚二三。君令判府楊公某專其治。而屬工於縣丞某。出庫羨銀若干兩。役夫若干人。用冶錫室所泐。竝發巨石。凹凸其兩顛而規之。凸以枕上流。凹以銜舊甃。匣包之。令水不得越新包。嚙舊甃銜之際。冶鐵爲小腰以銅之。其於舊甃如車有輔。如齒有唇。倍壯且久。君雨雪躬往。幾月而成。成以予同年也。謬以記告。曰。無他。以屬後也。予嘗聞父老言。始湯侯時。以民苦潦甚。故役三江。及役而民又爭以病告。此猶可委。曰。初不知利如此也。而今則知之矣。最可委。又不過曰。湯費則課畝。役則槩發丁也。而今蕭侯費則庫羨。役則民日予銀三分役兵。兵嘗有顧。則予二。不課畝槩發丁矣。而尙有以不便歸蕭侯者。曩昔湯侯者。則後之便蕭侯者。安知不如今之便湯侯者耶。始廩裘繼衮衣。始病褚伍。繼美誨殖。下之難調。蓋自古而已然矣。聞潦而啓不時。則海畝者竊決塘。竊則罪。故海

民謗閘。無閘則海魚入潮。河魚出。閘則否。故內外漁邇閘者謗閘。他則宅是者。謂閘阻潮汐。吐吞。改水順逆。闕廢興。故宅是者亦謗閘。夫謗烏足信也。而或者謂閘啓閉故有準。乃萬不可爽。爽有微甚。則畝害亦視之。此其敝在掌費者。靳與私則然。其涸也。則外漁賂以滯閉者則然。斯二者誠有之。非謗之類矣。噫。此其責亦可謂下之難調耶。夫造物之生人也。勞矣。生而病則資醫。無醫猶無生也。故醫之勞與造者等。今閘造者誰。湯侯也。醫者誰。蕭侯也。繼蕭侯而醫者知爲誰。勞則等也。醫之劑凡幾。窒泄於贅一也。靳而滯啓。賂而滯閉者。痛砭針之二也。

西溪湖記

虞之爲縣。壤高河水。東下舊有湖曰西溪者。嘗縣西南。主畜水以備旱。三鄉負郭之畝恆賴焉。宋末李顯忠既請其高者以牧。福邸仍之。遂盡田以庄。湖始廢。旱輒不登。元尹林希元欲復湖之。不果。入明。田既稅。則湖益不可復矣。萬歷癸未夏旱。知是邑者爲宋侯。既合衆以禱。乃更求長策。得湖以請於府某公。某若省及分省諸公。竝得可。遂復湖。湖東起湖山麓。北抵鄭家堡。迤北以西至龍古嘴前村之高阜。南盡長港。埭從而長。得弓可九百二十七。衡而廣。損從者三之一。周而度之。爲丈者千七百五十二。當湖爲田時。計其畝可千六百二十六。茲復田以湖。宜仍抵湖以田也。而夏蓋白馬三湖。適得新括浮畝可五百有奇。第都之區曰十二者。括地復得隱畝九百餘二百。直買之以抵田。而稅有隱羨於某所者若干。括得之。適相當。復用以抵稅。蓋二抵具而湖告復始。果他若水道。宜塞者塞之。凡七所。宜引以佐湖者引之。凡三十有

六所。閘之以瀦以泄坊。一以表築室。一以省責。其成於里之正長。畚鍤所及。計高廣近遠而課之。竝有差。費取倉粟。庸取募丁。閱幾月而迄事。是役也。不勞民。不耗公。取浮修墜。下相地紀。上佐天時。而中免夏畦之桔槔。使吾虞千百年之久。魑雖苛。不能必饑與殍於吾民也。是孰使之然哉。衆謀記於予。予謹記曰。侯名某。字某某。地人。以某支干進士來知虞。治廉平。而興學獎士尤諄諄云。

義塚記代

古者井田以養民。亦鑿井以共飲。而死徙無出鄉。四井爲邑。間有徙者。徙是邑而已。故易之井曰。改邑不改井。往來井井。曰改曰往來者。徙也。曰井井者。言徙而相恤。彼井猶此井也。易舉飲之井。固卽耕之井矣。夫有田以養。何煩於客徙。而不出邑。又安有客而死者。後世井廢而養窮。則不得不取養於客。客而不能歸。則不得不鬼於他方。而燕爲多多矣。而欲逐以營之。如范式李勉其人。則燕又爲少。會稽白子受采。義人也。求鄉之老而賢者十人。與飲誓酬。而興曰。殤劇矣。盍塚諸。然塚必自吾鄉。與山陰始。十老曰諾。告而從者三百人。得銀之兩千一百四十有奇。買地逮字齊化門之外六里。曰崇南坊。飭而塚焉。其大可容。其規可以久。事旣迄。白子以予嘗與聞也。遂以記謁予。蓋嘗讀周禮塚人而疑塚人之設。若曰。官出地以族。葬國民。有墓大夫以掌之。則民宜無不葬者矣。而禮記月令乃復有孟春埋鬻之政。西伯之仁。其使民送死。當必無憾。而岐周之野。又間值遺枯而僅幸以掩。夫若此者。豈古者墓大夫之葬。特專爲不遠徙之農民。而職業所拘。有行貨行役於他方者。猶不免於溝壑。乃若西伯之掩而曰枯。此則亶父尙未遷岐時之

鬼耶。夫王政亦何常。要在隨時而補之以義。墓大夫不足。故補以埋齒。岐之枯骨失於先。故補以追掩。國家所在有公塚。以澤諸殤。塚亦曰義。初不虞客鬼之多如此也。公塚而鞠。故補以私。徙則出鄉矣。而死猶似不出其鄉之井也。予感且嘉焉。故記成而置碑。仍其名曰義塚。他若塚多羨地與舍。酌所息以需。事特詳而尤善者。隔女塚以別嫌。籍地舍。若工始末時。若課工。若諸創者。助者。贊者。名氏。若贊之等。悉碑北。

石頂浮圖記代

始予之治新河也。本以利農。士相顧指形勝曰。是且利我。乃遂以新河口可浮圖。請予復爲作浮圖於河口。小市石頂。梯者九。觚而面者八。高以尺計。可二百。所糜銀以兩計。凡三千有奇。率倚募不出帑一錢。總而董之者爲某官某。分而理之者爲某邑人某。出納而監之者爲生某。始壬午九月。迄乙酉四月。而浮圖成。予嘗謂人處天地間。而氣與之通。氣有溫涼寒暑。濁清忻慘和沴。凡此諸祥與諸不祥。竝從人口鼻膚孔。榮於藏府。乃始澆漱志慮。儲於心胷。而發揮於事業。與飲食衣服功用大相等。蓋一吞吐服習間。而靈蠢係之。故昔之人視山川城郭間氣。有欲去而不留者。必假物以留之。若投轄於井。牽挽酒賓。使復宴笑一堂。不遂落莫。蓋自樓觀亭臺。以至改一檐。蔭一樹。而浮圖則其最大者。舉無非留之之具也。氣留則爲諸祥。氣不留則爲諸不祥。故有疆域壤聯也。而郡邑郊墟相去僅炊煙。而風物人才不啻胡越者。則所云吐吞者。有以異之也。留屬具。使具而苟焉。則猶無留。舟之得水與其風也。必帆而後駛。帆大小同。苟完缺異。而駛亦因之矣。浮圖從大江高石頂拔起二百尺。觚八面而九梯之。其爲帆之大且完也。不已多乎。今

夫爲子弟者。以疾告其父兄。必先以療。不已而至於請召史巫爲厭勝。必且聽之。不如是。則猶爲有遺力。使堪輿氏舍其繆迂。用此道以治山川城郭。誰得而舍諸。雖然。此在父兄言則可也。萬歷某年月日。浙山陰某記。

修郡衢記

紹爲府。領縣者八。東南西三道綰錯而道。於他府號最衝。凡縣若他府有事於紹之府者。輿馬與人。蹄踵如織。雷轢而杵鳴。介然惟一衢乘之。而際府治者爲甚。故其圯也。亦易於他衢。圯而霖則沃。不霖則傾。不特病於履。於觀亦陋。今庚午。或有新之之請。當其時。知府事者爲某。判爲某。推爲某。咸以爲比歲方饑。卽以衢矣。必且勞民。與其勞民。寧陋觀而病履也。而民之輩某某者。相與謀曰。三公明府以勞民而罷衢。卽以毋庸於勞民。而新衢者。請可得也。於是某等以其辭。請諸公可之。遂衢衢成。計府以南止橋以東止。閣之東。踰若干步爲丈。縱者若干。橫者若干。計石若干。役工凡若干。銀爲兩者若干。銀所自出。上自閣之大老。若卿大夫士。下至庶人。凡若干。出銀之等。多至若干。少亦不下若干。蓋所謂毋庸於勞民。而使厥履新。厥觀者也。邑人某記。

長春祠記

歛之何君曰洪者。其父翁諱某。當嘉靖某年間。買於杭。得君最晚。其後翁漸老。君曰。賈不可已。而養又不。可達。於是始買廬以迎翁。遂世爲杭人。旣歿。葬湖南之麓。刻木爲祠。甲子間。君之仲子旻有疾。大困。禱醫。

勿驗。會人曰：餘姚有徐叟永者，能致神，迎之，永所致者神。附筆以書，自云：純陽子輒賦詩，詩曰：三春柳外鶯聲好，啼落殘紅半樹花。分付杜鵑休叫月，一窗香雨濕春沙。書已，君誦詩，知是不可救已。然時正冬，而此云三春，卽不救，宜尙緩。後六日，是死。君懼，復令永致純陽子問所以。純陽子曰：昨云三春，三春者，謂是六日人也，示矣。主人不之省耳。君大愕，且痛哀其子。純陽子因謂君曰：死者不可救矣，生福不可修耶？吾爲爾號福修子。且曰：吾輩近亦厭壺嶠，而欲少憩人間。西湖之南有山曰長春，君家墳墓在焉，其爲吾卜築於此，爾兩世祖皆吾仙籍中人，故來以此相屬。吾屬不可妄得也。君稽首聽命，於墓之麓，卜日命工，面江翼山中，奠一閣，左右夾之，上構一亭，飛梁壘石，下覆以室，用備時享。甃池澄深，欄楯聯校，雜樹鮮花，奇禽響答，儼然紫都始青之鄉。凡所規摹，悉出神意。扁聯之畫，亦並神書，多至數百餘字，悉皆瑰逸，迥無埃塵。始某年月日，旣成，肖像以升。凡列仙籍者，自某位至某位，十有幾人，而君之祖某公若女祖仙姑與焉。四時之祭品，數有等直，計工財糜金若干餘兩。予始聞謂神仙方厭世，而復索居於人，初不甚信。及是會何君於逆旅，君飲我以酒，道其事甚詳。予觀何君，信人也。予雖不信茲事，豈宜疑何君哉？予嘗覽純陽子傳，純陽子與人間來往事至多，不足甚恠。至王方平欲會麻姑，豈無其所？乃至飲食於蔡經家，此猶曰暫耳。若梓潼真人，令苟洙父子爲其作殿，自扁曰霄霞，自爲之記，而復自書之，其畫與文悉晉人名家筆也。是孰能僞之哉？今而後乃知世有忠信不琢之士，如何君者。雖神仙亦不得而遠之也。如此，然則今之記君，宜請純陽子自爲之。如洙父子然，要當不下梓潼真人，而顧使予凡近者爲之，又何也。

半禪庵記

人身具諸佛性。辟如海水。結諸業習。辟如海冰。當而水時。一水而已。安得有冰。及其冰時。雖則成冰。水性不滅。又如煉汞求朱。矯白爲赤。齊鉛作粉。熨白爲元。變染而成。各有界畔。如由吳達越。必經錢塘。江心之際。吳越分矣。然東則投吳。還西則越。分無定形。際難剖趾。由斯以宣。半義舉矣。徽之休寧居士程希正甫。家黃石潭上。大谷中萬松最深處。垣園百畝。名松逸園。裁勝構建。旣成八區。景聚心娛。莫不畢備。乃就半山。束茅以庵。用旃檀肖大士及諸菩薩。栖其中。而題曰半禪。書其鄉王山人仲房園記以來。而摘庵記於予。予惟正甫爲人。風雅勻停。根塵融會。所云半禪。將謂居士未離家緣。是則半俗。稍脫塵網。是則半禪。斯義諒爾。辟如塑像。工人以一石香屑和一石土沙而爲一佛。香穢雜處。終不成半。又如鷺雞孿生。一頭東行。一頭西赴。不着一邊。大修之人。不若頓超諸緣。盡澄性海。則茲半俗。莫非半禪。舉茲將化未化之冰。悉還一水。無禪可半。何況半俗。鉛白汞赤。越東吳西。義復如是。天池居士方墮無限俗中。有全禪契。眞諦不妄。爲作是記。儻書入石記。持向仲房古矜二長者叅之。

呂氏始祖祠記

餘姚之有諸李。其一爲呂也。而呂之遷餘姚者。則自新昌始。蓋在趙宋有呂億者。仕某宗朝爲大理評事。扈蹕而南。遂家新昌。七傳而至鎌。鎌父某。尙宋福邸官郡馬。當其時。虜逼宋。且及咸曉。鎌始圖遷避之。不果。傳珙。珙傳貴義。虜果及。而始遷上虞之達谿。悅餘姚山水。再遷餘姚之新河。於是餘姚有呂氏。呂與李。

聲相近也。高皇帝新立，用法嚴，當貴義。公世籍戶口書，誤易呂以李，及覺而籍已上，欲請更不敢。貴義用是缺然以終其身。及簣呼其子德玉訣曰：「吾死，其令呂氏子孫世世著姓，生則從李，而已沒仍呂。」自鎌至德玉，世修德聞於姚。自德玉幾傳而有今師相公名本，以對策中上旨甲第，歷翰林，自國子師拜相。佐世皇帝致太平，十有四年。辛酉夏，以太夫人憂歸，服既闋，舉廢追遠，漄漫一新，顧謂冢子禮部君元曰：「姚自始圖遷以來，積德幾二百年，而始集於我，幸不墮，其可以怠厥事。」女其更營之。禮部君亟共命趨，而拓舍旁地以祠四公。自鎌至德玉，治主以升，又置田若干畝，以給其屋儀物數，登降之節，悉如我明集禮。始某年某月日，師相公樂觀其成，扁其門曰「呂氏遷姚始祖祠」，使來命某以詞曰：「予將剡諸牲石，某再拜皇汗，謹按呂世侯伯，自夏封太岳，周太公望封齊，入漢以高后戚封侯者，亦多至二十餘人，而霸晚最顯。其後子孫在魏有虔，在唐有延之，延之子渭，有渭之子有溫，有公，在石晉有琦，在宋有蒙正有端，端子由誠，由誠子億，實始新昌。凡茲十一公一侯兩相，上卿者四人，侍從出守者視之，噫，盛矣！然始衰於戚，當二十侯時，族矣，而霸僅以釋免，積千百家而後有文穆公蒙正，正惠公端，及鎌之圖遷也，又以戚雖禍殊族，然播越亦幾衰矣。又積二百年而始有公，其在三代，則太岳、太公望，在宋則文穆、正惠也。功德在天下，發祥在祖宗，報之以祠，孰曰不宜？」某遂頓首作詩曰：

周呂纘夏，胙土於青。祀岳煮海，實惟神明。迨於中葉，兩以戚故。日中而彗，亦世之數。在漢不戚，馴至霸度。大起宋唐，十有一賢。惟賢伊何，二相四卿。他昔侍從，代爲明臣。自刻之居，則爲宋戚。再卜而遷，乃居姚邑。

始踰於鏤。積二百年。又大於公。師帝格天。功德業業。爲望爲岳。其在宋室。正惠文穆。相公曰噫。荷茲景祺。是不在我。福由祖胚。作祠於姚。實尋故址。宏構拓基。則自公始。旣卜四主。用牢以升。春秋饗祭。嗣歲肇興。室宇物儀。遵我王制。族宗百口。可謂曰知。檐角暈飛。江海之湄。追遠歸厚。式此孝思。

石刻孔子像記

何氏餘冬錄載黃伯固曰。偶考夫子象無髯。惟家廟小影爲眞。又引孔叢子云。先君無髯。近郎氏七修稿亦云。吾夫子七十二表。形容盡矣。今象夫子者多鬚。而彼表獨不稱須。可疑也。意伯固所顧有據。然予讀家語。孔子適鄭。與弟子輩相失。獨立郭東門。鄭人謂子貢曰。東門有人。類似堯。項類臯陶。肩類子產。然腰以下不及禹三寸。纍纍若喪家之狗。子貢以告。孔子笑曰。形狀末也。而曰似喪家之狗。然哉。噫。吾夫子之然。殆傷已往往於諸國。君而往往不遇。終無所投止。四顧徘徊。如喪其家者然也。不遇則何補於東周。此春秋所以作也。故曰吾志在春秋。噫。徒志而已矣。東門人乃親見夫子。孔叢子夫子後。而荀子書云。東門子姑布子卿。則善相人者。竝不髯夫子。則貌夫子者。宜不髯。韓昌黎肥而胡。韓熙載羶而略鬚。兩人皆諡文公。姓又同。繪事者亦兩相誤。乃知人間事誤不少。

烈婦姚氏記代

隆慶六年七月九日。郡城三校諸生上書於浙代巡謝公。言山陰縣十六都民姚忠女姚氏。當嘉靖三十六年。甫十有六。嫁本縣迎恩坊民朱縉。縉父故權吏。死而家益貧。縉嗜酒失業。閱四年。并其妻自鬻於某

宦家將挈以之京。妻覺之。悲曰。是將及我。且吾夫縱孱。吾夫族若吾族。儒家也。奈何令儒家女蒙嫌至此哉。欲拒。知不可。乃夜紉其裾袂。以自閉。懷石沈河死。實下和豐坊界上。去其居不百武。其後緡竟以貧死。無家且無後事。遂不章。唯明公仗節蒞浙。急大體。先教化。所至郡邑。錄忠孝貞廉之輩。以風曉末俗。無間幽顯。如姚氏者。不宜久使沈淪。公覽書。下其事於縣長吏。長吏詣姚氏故所居處。召三老子弟及故嘗曉此者。問所以。咸如諸生言。謂宜表姚氏宅。而緡先以無家死。表無所歸。始議碑於其故沈所以覆。公報曰。可。且曰。碑以表姓氏。久卽湮耳。其記之以備作志者之采。令君謹承公命來徵記。某既記其事如右。因感之而歎曰。余老矣。垂八十矣。涉事頗不淺。至每見旌婦人。問之。非某貴人之妻。則曰某貴人母也。雖未必盡然。要之槩如是耳。於是受旌者方矜之以爲甚難。而評乎旌者且眇之以爲甚易。夫旌之者。風之也。苟易矣。曷風哉。至如今姚氏舉則絕反是。蓋受旌者得之爲甚易。而評乎旌者重之爲甚難。難之者。風之也。噫。惜哉。不意余老垂八十。而復一見院臺邑長之善於風民若此也。故於記事之餘。并及之以告。

鎮海樓記代

鎮海樓相傳爲吳越王錢氏所建。用以朝望汴京。表臣服之意。其基址樓臺門戶欄楯。極高廣壯麗。具載別志中。樓在錢氏時名朝天門。元至正中。更名拱北樓。皇明洪武八年。更名來遠。時有術者病其名之書畫不祥。後果驗。乃更今名。火於成化十年。再建嘉靖三十五年。九月又火。予奉命總督直浙閩軍務。開府於杭。而方移師治寇。駐嘉興。比歸。始與某官某等謀復之。人有以不急病者。予曰。鎮海樓建當府城之中。